

情色書寫與性文化研究的圖像世界

——以《索多瑪 120 天》之「畜人世界」為探勘

張義宏

摘要

本論題乃結合文化研究、文化人類學與文學的視野，將作者與文本間的「接合」關係，視為兩個強大的「文化類官能符號」，並以此概念對《索多瑪 120 天》中的情色書寫與性文化進行研究。此研究將有助於解析人類文化生活中所面臨的「人格型變」及「人類慾望」之議題，企圖進一步深化為「人性」的探詢。

薩德侯爵（Marquis de Sade）是虐待狂始祖，也是一個偉大的作家；當他成為 SM（愉虐戀）中的 S 這個符號時，薩德該被型塑成一個徹底的「性慾望執行者」；依此觀點檢視薩德自傳式的電影—鵝毛筆（Quills）中可發現：薩德以「性慾望」來書寫生命。並且在文化研究領域中，對於意識型態理論的解讀，主要表達意識型態是一個可以自由操控的模式，然而每個領域都有其「專業」的部分在運作，搭配上意識型態的結果，就會形成一個「專業意識型態」，也因此薩德在面對性慾望無限擴張的領域中，書寫了《索多瑪 120 天》便形成了「性慾望的」意識型態。

薩德侯爵的實例足以證明「畜人世界」之存在；因此，「性慾望」相關的文本，在經由文本之間的互文性，而產製出更大的文本時，便形成一個「情色書寫」與「性」（Sexuality）的「文化迴路」關係。

關鍵詞：情色書寫、性、慾望、身體、《索多瑪 120 天》

一、前言

情色話題在我們所處的文化中是一個含有禁忌性質的話題，假使把這「話題」更進一步構成「議題」來探討，所要探究的領域是極為廣闊的，舉凡人類學、社會學、文學…甚至迄今有將此類議題統合成為一個性學。由於本文是以文學作品為研究文本，因此將以情色文學作為探析主軸，並以薩德侯爵（Marquis de Sade）強烈的自我主宰意識及其意識構築之名作：《索多瑪 120 天》向外延展關於情色書寫於該文本中究竟是如何展示，以利於本文後段論述「畜人世界」¹的發展。

二、性慾望與情色書寫的系譜

一 薩德侯爵與「性慾望執行者」間的關連性

假使「畜人論」²這個「人格」觀點是成立的，那的確對人類人格的存在提供另一個思維模式，因為「畜人」³之人格明顯的是道德倫理（或聖人）的他者（other）⁴；據此，人類慾望會如此演繹：《家畜人鴉俘》⁵中的「畜人」本質上是無法擁有「性慾」，對比在現實生活中，人類卻是擁有強大的「性」權力；在此使用「權力」而並非「慾望」，是因現實生活中的「畜人」及「畜人」之「慾望」

1 「畜人世界」的建構始於「畜人論」的成立。原始的「畜人論」出自於日本作家沼正三的小說《家畜人鴉俘》。該書是日本謎樣作家沼正三於一九五七年十二月至一九五九年六月在《奇譚俱樂部》中連載二十回後便集結成書，迄今在日本有漫畫家將其故事情節用漫畫的手法形象化，或者以「鴉俘」這個詞彙來專指喜好受虐者（SM 意象），而原著小說則被歸類在「奇書」的領域，經本文分析並非僅在 SM 的架構上去琢磨，背後有深層的文化研究意涵。然「畜人論」方面之探討，在配合意識型態研究後產生「畜人論意識型態」，相關論述參見張義宏：〈「畜人論」與意識型態的文化迴路關係—《家畜人鴉俘》之文本基模的具體分析〉，《第十八屆南區碩博士生論文發表會論文集》，（2007 年）。

2 「畜人論」出自於日本作家「沼正三」，於 SM 研究誌《奇譚俱樂部》上連載的小說《家畜人鴉俘》〈第四章 鴉俘本質論—2. 畜人論的成立與意義〉。參見 沼正三 著，陳苑瑜 譯：《家畜人鴉俘 一》，（臺北：新雨，2005 年），頁 69~74。

3 同註 1、2。經由《家畜人鴉俘》作者沼正三的感官經驗召喚，在文本中的設定情節，「黃種人」都必須被降格到最低等活體生物，摒棄尊嚴與愛、改造肉體成為家具或是一切可取悅白種人的「畜人」，統稱為「鴉俘」；腦中只剩下服從，白人是神的階級，黑人是白人之下的勞役階級，透過這樣的受虐程序似乎可以讓現實世界變的更好。

4 他者（Other）與自我及主體的描述有關，「他者」與之形成對照，並因此被定義。參見 彼得·布魯克（Peter Brook），王志弘、李根芳譯：《文化理論詞彙》，（臺北：巨流，2003 年），頁 278~280。

5 同註 2。

尚未通過一個真實「畜人世界」的驗證，尚未進化到《家畜人鴉俘》中體現的「畜人」之「慾望」；因此，本文將透過作者與文本間的「接合」⁶關係，將薩德侯爵（Marquis de Sade）及其型構的《索多瑪 120 天》視為兩個強大的「文化類官能符號」⁷，加以證明「畜人世界」之存在。

薩德侯爵是虐待狂始祖，也是一個偉大的作家，他經歷了路易十五、路易十六的君主王朝，法國大革命後的民主共和及拿破崙的帝國時代等，但他一生斷斷續續也在牢裡待了二十七年左右⁸。當他成為 SM（愉虐戀）⁹中的 S 這個符號時，

6 接合（Articulation）：論述中的兩個不同元素彼此暫時完成的統合狀況，這情況不必然是永遠的。接合是一種連結的形式，指其在某些條件下，不同的兩個元素之間可能會產生一貫性。接合意指表達／再現與組合在一起，因此，比方說，在某些特殊情況與條件下，性別問題可能與種族問題產生關連。參見 Chris Barker，羅世宏 等譯：《文化研究：理論與實踐》，（臺北市：五南，2004 年），頁 475。

7 所謂的「文化類官能符號」意指將「薩德侯爵」（作者）與《索多瑪 120 天》（文本）以文化研究的方法分析後得到兩者間是由於薩德侯爵強大的集體原慾製造了《索多瑪 120 天》，但《索多瑪 120 天》同時也釋放了薩德侯爵的慾望，因此兩造間形成一個「接合」的關係，也就是說薩德侯爵與《索多瑪 120 天》形成了一個作者與文本間相互的迴路關係。所以，依照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的「作者之死」說法，本文認為「作者雖已逝去，但仍舊與文本產生相當的繫連。」因為作品被作者產製後，便形成一個新的生命，就薩德侯爵與《索多瑪 120 天》而言，作者與文本的繫連在於當中的「互文性」帶給世界的是無窮盡的「慾望」，而依附著這個作者與文本產製出來的「慾望」，「畜人人格」得以存在，這「慾望」就好比「畜人」的食糧。

8 參見 薩德侯爵（Marquis de Sade）著，王之光 譯：《索多瑪 120 天》，（臺北市，商周出版，2004 年），頁 52。

9 絕大部分世人對於 SM 的認識都會先定位在「性虐待」這樣的基模上，但是那是受制於文化的先理解，實質上 SM 必須使用「愉虐」的觀點去探討，並且不侷限在「性」議題上。SM：SM 是指「虐待狂」（Sadism）與「被虐待狂」（Masochism），二者結合的縮寫，其實並非少數人特殊癖好，而是非常普遍常見的。回歸個人與個人在公領域與私領域無法迴避的權力關係而言，SM 的核心就是「支配 VS 順服」。把 SM 視為性變態乃源自西方基督教的傳統；基督教認為性的目的就是生殖，凡不是為了生殖的性行為都是不自然的；因此，大眾對愉虐的簡化想像可以看到反覆出現的幾個謬誤：只看到施虐者或受虐者一方的角色，而忽略了愉虐中重要的動態互動關係（故因此質問施虐者為何把肉體痛苦加諸他人，而忽視了另一半在遊戲中的主動角色）；把參與者的心裡過程化約成追求刺激、逃避…之類的簡化概念；並且對愉虐遊戲各種多樣的變化形式毫無所知。事實上，愉虐戀正是在這個充斥各種不平等關係的社會環境中模仿或諧擬（parody）暴力及支配，並在協商過程中建立雙方的信任感與親密感，這和真實的暴力與支配大不相同。有些女性主義認為 SM 展現了男女不平等或男性暴力，這是對愉虐戀的誤解。

（整理自 網站 國立中央大學 性／別研究室，性政治，愉虐戀 <http://intermargins.net/repression/>）

薩德該被型塑成一個徹底的「性慾望執行者」，而不再是單純的一些社會價值所賦予他的「身份」；當然，關於薩德一生的傳奇很多，於西元 2004 年在台灣出版的翻譯文學《索多瑪 120 天》的附錄中，有所謂薩德侯爵的年表，但年表所能呈現的是此人的一生重要經歷，無法深入解析薩德個人原始性慾望的產生，因此，本文將自西元 2001 年於台灣上映的薩德自傳式的電影—鵝毛筆（*Quills*），作為論述薩德侯爵的開始，因為此片藉著戲劇的表達延展了薩德的情色書寫部分。

在薩德自傳式的電影—鵝毛筆（*Quills*）中，薩德被塑造成一個非得書寫不可的人，焦點是放置在「創作色情小說」上，在當時資訊尚未過份普及的法國，文字書寫的確是最大宗的資訊傳播、交流，但這只是在傳播媒介上來型塑薩德的思想，其實應就薩德思想的根源—性慾望，來探究薩德的一切。並且單就 SM（愉虐戀）來論述薩德（*Sade*）太過於狹隘，本質上薩德是個對於性毫無邊界的人，不單只是 SM 這類的「性癖好」，他集色情於一身，「要瞭解純善必得先通過邪惡。」是薩德創作的信念，但或許他是天性使然，促使他所看到的皆是人性黑暗面，然這黑暗面的力量在世界上大部分的文化規約中，皆是刻意凸顯色情，中國文化裡有句：「萬惡淫為首。」的諺語被廣大的泛用，但孰不知失去了這色情的動力—「性慾」，那人類的生殖能力或許就因此被削弱。

根據拉岡的觀點，慾望是存在無意識中，依照這觀點推論，例如：薩德天生下來便擁有生物學上的生殖器官—陰莖。透過陰莖在文化上千百年來的作用力，產製出了「陽具中心主義」，而薩德依循著「陽具中心主義」的脈絡，逐漸發展原有的陰莖權力（此處單指慾望），進而產生後天對於「性」慾望的詮釋，並透過身體來行使性慾望的自主權；這通常會造成「性慾望被執行者」的傷害，而「性慾望執行者」（薩德）則順利達到洩慾。照這論述的推論，在薩德的時代並未有所謂 SM（愉虐戀）的定義，在當時虐與被虐的享受是不對等的，理論上產生歡愉的僅是「性慾望執行者」，因此在薩德所處的時空背景下僅有「性慾望執行者」與「性慾望被執行者」；而在當時通常「性慾望執行者」是男性，「性慾望被執行者」是女性。

你這愚蠢的婆娘，把我關起來正好合你的心意。這樣你就不用承受我把

陰莖塞進你的嘴裡、肛門及身上每一個洞。¹⁰

自上述的電影台詞可知，薩德確實行使「陽具中心主義」所賦予的操控權。並在薩德自傳式的電影—鵝毛筆（Quills）中，這台詞是薩德被囚禁時，其妻子來探訪，薩德因憤怒而毆妻所講的台詞。薩德的憤怒並非因為單純被囚禁，而是在被囚禁的時候，薩德的自由逐漸被剝奪，只因薩德不斷散布其作品，在當時這些作品都被歸類在淫說，是會蠱惑人心的惡魔，這也正是薩德被囚禁的原因。薩德的妻子據電影中的描述，是無法支持薩德的，並其妻曾對權威心理醫生說：「假使救不了他，也不要讓他繼續作惡。」諸如此類的思想，是存在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的禁忌，薩德的妻子因為薩德的言行被時人唾棄，由於承受不住成為薩德妻子的壓力於是加入遺棄薩德的行列；薩德是被社會集體遺棄的藝術工作者，並在死後才成為偉大的作家。因此薩德對陰莖的「權力」充滿慾望，而陰莖之於薩德就是一個他者，薩德需要陰莖這個他者來滿足薩德的慾望（性癖好），接著陰莖使用文化形成的「陽具中心主義」來洩慾，而薩德也因為進入了陰莖所執行的「陽具中心主義」而產生興奮。

通常藝術家的孤寂是需要觀眾有效的排解的；在叔本華¹¹的〈論自殺〉裡，叔本華解構了自殺並在文末解釋自殺是一愚昧的行為¹²；可以見得叔本華本身不相信靈魂存在。但在文中叔本華提到了一些與其意見相左的觀點，並論證為什麼要自殺：

事實上很多古代的英雄或賢哲，也是以自殺來結束他們的生命。亞里斯多德曾說：「自殺在他個人來說並沒有什麼不對，但對國家來說則是不正當的。」所以，史塔巴歐斯（Stabaos）在其關於亞里斯多德派倫理的解說中，曾引用下列幾句話：「自殺是最不幸的善人和最幸福的惡人的一個義務。」他並引伸說：「所以，人一定要結婚，生育和參加政治生活。並且

10 參見 菲利普高夫曼（Philip Kaufman），電影：鵝毛筆（Quills），（臺北市，得利影視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

11 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 1788~1860），極憂鬱、極悲觀的哲學家，生於波蘭，德國人，擁有獨樹一幟的「意志哲學」和超群的語文才華。整理自 叔本華 著，陳曉南 譯：《叔本華論文集》，（臺北：志文出版社，2001年），頁 1~16。

12 自殺也是一種實驗，是人類對自然要求答案的一種質問，所質問的問題是：「人的認識和生存，在死後將會發生如何的變化？」但這實驗未免太過笨拙，因為所質問的意識和等待解答意識，都由於「死」而消失了。同上，參見 頁 74。

為了培養公共道德，除了要維護自己的生命外，必要時，也非放棄生命不可。」¹³

因此，關於薩德的內心應有種「不被瞭解的痛苦」，在薩德自傳式的電影—鵝毛筆（Quills）中是這樣敘述的：薩德最後的死亡是吞下十字架自刎，因為電影中的薩德已達成人生目的，他把書寫發揮到極致，並把性慾望發揮到極致—在身體書寫。電影中的薩德被塑造成一個反基督者，但薩德的「反」並非只反基督、反社會、反一切所能反；事實上薩德的「反」是另一層次的「返」。人類在原始生活中，對於性的詮釋是偏生殖的，性歡愉與生殖分離是透過後天文化不停的衝擊所產生的適應，並文化是有累積性，因此逐漸形成性歡愉。對此，在古代許多文明中，皆有性的記載在其中：

位於秘魯沿岸的莫奇卡王朝（Mochica）在西元一千年前製作了繪有毫不隱諱的陶器，主要描繪異性性交（heterosexual intercourse）…其中約有三分之一描繪的是異性肛交（anal intercourse），3%為同性肛交，有四分之一描繪陰莖（通常勃起），但只有 4%描繪女性陰部（Bullough 1976: 41-42）。為什麼描繪異性肛交的陶器數量會這麼多，目前仍然不得而知。雖然製陶者以女性為主，但是描繪陰莖的數量之多，可能反映當時以男性為中心的文化，不過這只是我們的推測。¹⁴

自上述對於古文明中，性的記載，可發現似乎在耶穌誕生後一千年左右時的性紀錄仍是發達且普遍存在於當時社會中的，當時存在的性愛模式，至今也都存在，因此性的發展是不停進步的，但是經由大多數人類民族文化的壓抑與禁止，性逐漸成為禁忌，至少是必須得關起門來談論的，正因如此，薩德的大鳴大放才會引起政府的反感，進而被社會遺棄，但當時法國眾多人民，卻仍在私下爭搶購買閱讀薩德的大作，並從中獲得一定的啟發。然而這段資料也凸顯「陽具中心主義」一直是進入文明世界後的主力，薩德也從中與其繫連到了，於是順著「陽具中心主義」脈絡，薩德反的是當時社會的虛假，文化建構的一個虛假，人們不願面對內心深處的虛假。據此，薩德其實是要反璞歸真，回復人類基本面—對於性

13 整理自 叔本華 著，陳曉南 譯：《叔本華論文集》，（臺北：志文出版社，2001 年），頁 70、71。

14 參見 DeWight R. Middleton 著，趙文琦 譯：《異國情色大不同—性愛人類學》，（臺北市，書林，2005 年），頁 15。

慾望的基本面—以一個受過罪惡洗禮的男性貴族的角度。

三、情色書寫的「畜人世界」

薩德侯爵最偉大的著作是《索多瑪 120 天》，此書展示了許多慘忍的虐待畫面，例如：鞭打人體、肢解人體、燒燙皮膚等等；並揭露了許多性癖好，例如：雞姦、糞尿癖、戀童癖等等，並在最後將所有性奴虐殺。就性癖好這點而言，與其說是揭露，實質上應是種整合，根據前節所述，古往今來，性的發展是不停進步的，但是經由大多數人類民族文化的壓抑與禁止，性逐漸成為禁忌，因此《索多瑪 120 天》將薩德所知的所有性相關議題，皆整合記錄於此書，並用小說的手法表現。書中存在著許多數字，例如：120 天、8 個巨大陽具的雞姦員、4 名陪媼、4 名老鴇、16 個童子等等數字，這些數字是有計畫性的出現在書裡面，展現其人數之龐大，並書中人物反覆的從事一些動作¹⁵；就此檢視薩德本身，有著現代精神疾病強迫症¹⁶的因子，且這種細節式的交代是一種全盤托出式的交代，一種將自身性慾望全盤托出的交代；據此，在現今所有權威性的性變態研究的病徵，皆很難脫離《索多瑪 120 天》裡的故事情節。

薩德構築《索多瑪 120 天》實為一「專業意識型態」；在文化研究領域中，對於意識型態理論的解讀，主要表達意識型態是一個可以自由操控的模式，尤其在現代社會中，意識型態更是以不同的造型出席各大領域，然而每個領域都有其

15 例如：四名老鴇每天輪流說五則有關情慾的故事，亂倫、雞姦、食糞…等。參見 薩德侯爵 (Marquis de Sade) 著，王之光 譯：《索多瑪 120 天》，(臺北市，商周出版，2004 年)，封底文字。

16 強迫症 (英文 Obsessive compulsive disorder, 縮寫 OCD) 即強迫性神經症，亦有譯作沉溺，是一種精神官能症，更具體地說，是焦慮症的一種。患有此病的患者總是被一種強迫思維所困擾。患者在生活中反覆出現強迫觀念及強迫行為。(有時，這還與某種焦慮有關) 患者自知力完好，知道這樣是沒有必要的，甚至很痛苦，卻無法擺脫。強迫症患者典型的症狀是「帶有強迫性的行為」，例如不斷地洗手、反覆檢查門鎖、計數。患者也可以出現強迫觀念 (如強迫性回憶、強迫性懷疑、強迫性聯想、強迫性窮思竭慮等)，或強迫行為與強迫觀念同時出現。患者的自我內省能力完好，患者可以很理性的感覺到這種強迫行為及強迫觀念是沒有必要的，但又不能用自己的意志加以克服，有時還有可能發生自我反強迫。患者的求醫慾望迫切。這是一種很典型的自我內心衝突症狀，由於這種強迫行為以及強迫觀念的存在，有時會使患者的情感出現明顯的焦慮。參見 網路資料 維基百科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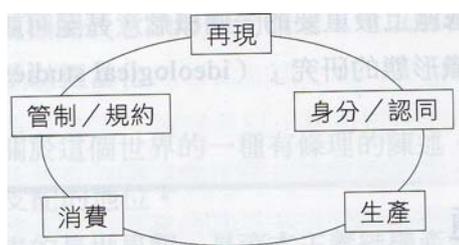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E%B0%E4%BB%A3%E4%BA%BA>)

查詢日期：2007 年 7 月

專業的部分在運作，搭配上意識型態的結果，就會形成一個「專業意識型態」，也因此薩德在面對性慾望無限擴張的領域中，書寫了《索多瑪 120 天》便形成了「性慾望的意識型態」。據此，本文以「畜人論」的概念與意識型態形成一個畜人論意識型態的「文化迴路」(cultural circuit)¹⁷，其中，以文化研究的方法去架構畜人論之義理架構與意識型態間的互文操作，論述出「畜人」SM 世界為一烏托邦架構，並「畜人」的形成實為符合 SM 中心思維的「愉虐」—這份歡愉是被愉虐者本身的自願行為，並無外力的脅迫，是總體上的愉虐，按這角度可歸納成：個體愉虐（烏托邦情結）→集體愉虐（反烏托邦情結）→總體愉虐（返烏托邦情結）。

但在這意識型態中薩德可完全拋去世俗人的看法，專心在《索多瑪 120 天》中架構一個大型的實踐性慾望的烏托邦，在書中薩德對於馴服那些不接受性慾望無限擴張所產製的性愛模式的人，皆給予殘酷的「刑罰」，這些「刑罰」在薩德及書中四名淫惡的貴族眼裡是何等的性歡愉；性慾望之「被」執行者愈是淒慘，薩德及書中四名淫惡的貴族愈是開心。因此，常態對於 SM 的認知定位在「性虐待」，但精準的來論述是「愉虐戀」，主要決定在接受、不接受，接受便加入這遊戲系統就產生愉虐，被虐者（M）受施虐者（S）愉虐，施虐者受被虐者愉虐，產生互愉虐；並絕大部分都是處在一個互愉虐狀態，隨時的角色轉移，這是純粹個人感官刺激需求。相同的論述也證明了在《索多瑪 120 天》中 SM（愉虐戀）是絕對無法成立的；《索多瑪 120 天》中 SM 應尚在集體愉虐（反烏托邦情結）

17 「文化迴路」(cultural circuit)：在此模式中，文化意義的產製與嵌合，見於此一文化迴路的不同層面，其中每個層面對於作品的意義都有必然的影響力，但各自卻不足以決定此迴路中下一時刻的意義產製情況。每一個時刻（即生產、再現、認同、消費與管制）都涉及意義產製，並且與下一個時刻相互接合、連結在一起，但卻無法完全決定意義會如何被接收或生產。根據此概念，作者、文本、讀者三者之間因為彼此「感官」的連鎖反應，便產生一個「性文化迴路」。參見 Chris Barker，羅世宏 等譯：《文化研究：理論與實踐》，（臺北市：五南，2004 年），頁 66、67。



附圖：文化迴路

之階段，此階段之特色為被虐者（M）受施虐者（S）之「歡愉」部分是「不對等的」，並無總體愉虐（返烏托邦情結）之總體「歡愉」的模式，於是，《索多瑪 120 天》中的烏托邦是不完全的，甚至是背離烏托邦的；以下便略舉《索多瑪 120 天》中的一些故事情節，並加以論述。

他把一根蠟燭置於一定高度；姑娘右手的中指粘著一塊蠟燭頭，點上了火。火種很短，假如她動作遲緩的話，就會被燒著。她的任務是拿點著的蠟燭頭來點燃高處的那根蠟燭。但是，她得跳起來才能搆著。淫棍手拿皮鞭，用力地鞭策著她，讓她跳得更高儘快地點燃蠟燭。假如成功點燃，事情就到此結束，否則就打得她死去活來。¹⁸

上述引文是出自於《索多瑪 120 天》第二部的草稿的其中一個細節，從這部分可看出這是典型現今大眾認知下的 SM（愉虐戀），但是這也僅是大眾的曲解，因為人在面對「未知的」都會存在著一個「先理解」；也就是說在本段引文中，看到了皮鞭、蠟燭的符號，便會自然的趨向一個自我理解範圍內的 SM（愉虐戀）形象，但實際上薩德的思想中，並無雙方面的愉悅，也就是沒有顧慮到被虐者的感受，所以整體《索多瑪 120 天》所呈現出來的，是一個「性虐待大全」的景象，是虐待者單方面的歡愉；應可說是並無教授受虐者該如何享受歡愉。

在特定的日子裡，他要經手三十位姑娘。他讓她們通通在他嘴裡拉屎，然後吃掉最漂亮的三四位姑娘的大便。他每星期要舉行五次這樣的晚會，也就是說，他一年裡要見七千八百位姑娘。尚維爾見到他的時候，他已經七十歲，幹此行當，已經達五十年了。¹⁹

上述引文亦是出自於《索多瑪 120 天》第二部的草稿的其中一個細節，當中，可發現數字的敘述依舊相當顯著，印證前述薩德本身有現代精神疾病的強迫症的因子存在其中，並這龐大的數字帶給讀者壓力，配合上食糞癖的情結，是極大的感官刺激。關於食用美女糞便之例，於西元 1990 年代後期，日本經營鐵板燒的餐廳業者，亦有推出人糞鐵板燒，其製作方式是取用前日晚上僅食素食的漂亮女

18 參見 薩德侯爵（Marquis de Sade）著，王之光 譯：《索多瑪 120 天》，（臺北市，商周出版，2004 年），頁 478。

19 參見 薩德侯爵（Marquis de Sade）著，王之光 譯：《索多瑪 120 天》，（臺北市，商周出版，2004 年），頁 460。

子的糞便，作為鐵板燒製作時的醬料。由此可知，薩德對於食用美女糞便的說法，是一直存在部分人士的心中，甚至到了近二十一世紀，仍有這類的產品在人類社會中推出。

他把妓女脖子套上繩索吊起來；腳放在一個高凳上，一根繩子在凳腿上。他坐在扶手椅裡，一邊觀看著，一邊讓妓女的女兒替他手淫。當他射精時，他拉動繩子，妓女沒有支撐便被懸掛了起來。他離開後，男僕們把她放下來。通過水蛭放血法，他才撿回一條命，但是搶救都是瞞著浪蕩子進行的。他帶著妓女的女兒上床，整晚雞姦她。他一邊操著，一邊告訴她，她的母親已經被他絞死了；他不想知道她已經死裡逃生。²⁰

上述引文是出自於《索多瑪 120 天》第三部的草稿的其中一個細節，這個情節有繩縛、雞姦、手淫、親子亂倫的題材；在現今日本 AV 工業的世界²¹中是常見題材，但此引文比較驚悚的畫面是「他一邊操著，一邊告訴她，她的母親已經被他絞死了。」這表示妓女的女兒在失去母親的極大痛苦下與之性交，這種虐待的層次，已從外在身體的傷痛進入到內心感官的刺激；傷悲的情緒卻又不得反抗施虐者，這可反映出薩德侯爵現實生活受到壓抑的心境。

原本喜歡開苞的他，又有精進。他讓多個女人生產大批孩子。當孩子們到了五、六歲的時候，他就替他們開苞，男孩和女孩都不能倖免。就在他操過他們之後，他就迫不及待地把她們扔進火熱的烘爐裡，同時射精。²²

上述引文是出自於《索多瑪 120 天》第四部的草稿的其中一個細節，主要是戀童癖情節，並有雙性戀成分。當中亦有提及到「開苞」這樣的詞彙，但這邊的引用的範疇已經超越陽具中心主義的處女情結，正確的規範應是「處子情結」，性別在其中已不是主要考量，焦點放置在童男、童女的純潔上，但卻又並未將其訓練成性奴，而是使用完即丟棄的可拋式享樂；這情節在現今社會是較不可能實現的。

20 參見 薩德侯爵 (Marquis de Sade) 著，王之光 譯：《索多瑪 120 天》，(臺北市，商周出版，2004 年)，頁 496。

21 日本 AV 工業是許多文本互文出來的，裡頭並堆砌相當多的符號。AV 這個專有名詞是 Adult Video 的縮寫。

22 參見 薩德侯爵 (Marquis de Sade) 著，王之光 譯：《索多瑪 120 天》，(臺北市，商周出版，2004 年)，頁 527。

列舉以上的例子，僅概略證明薩德侯爵實為一先知者、性慾望放縱者、幻想者……當然，薩德侯爵能書寫出這樣的作品，必定在現實生活經歷極大的痛苦與壓抑，但他似乎也控制不住自己天生性慾望的衝動，例如：根據《索多瑪 120 天》附錄的薩德侯爵年譜顯示，薩德十七歲便開始其荒淫無度的生活，在二十八歲發生第一件性醜聞，並因此入獄，對方是一名女乞丐，薩德對其施以酷刑及公然褻瀆聖物。²³總之，薩德侯爵一生遭遇多次入獄及進出精神病院的待遇，但其仍然保持強大的創作力，並於四十五歲時重新謄錄《索多瑪 120 天》，在當時的情況是薩德被關在巴士底監獄，將已寫完成的《索多瑪 120 天》第一部及未完成的後三部大綱，謄寫在一張張寬約十至十二公分，全長超過十二公尺的紙捲上，並兩面皆書寫，藏至獄舍，直至法國大革命，火燒巴士底監獄，此書竟在此事件後百年出土，堪稱離奇。²⁴

四、結論

前述關於薩德侯爵的實例足以證明「畜人世界」是存在的。知名女性作家成英姝在《家畜人鴉俘》中譯本的第二冊寫了一篇名為〈究極虐待調教之愛情哀歌最華麗 SM 帝國暴行史〉的導讀。毫無意外的，當讀者初遇此書的確會用一個 SM 的眼光去閱讀它，而談起 SM 這個代表「性虐待」的符號的同時，便會直覺性的想起薩德侯爵，因為薩德侯爵的名作《索多瑪 120 天》是被奉為 SM 集大成之開山鼻祖之作，但對照起《家畜人鴉俘》時，成英姝是這樣解讀的：

薩德筆下的種種 SM 表演，挖人眼珠、截肢、輾碎、用鋼鐵刺穿、火燒炮烙，若與之相較，不過只是競技，《家畜人鴉俘》更重要的部份不可輕忽的，是虐待調教。…自身越是痛苦、越是能取悅主人，越是無上的快樂。

²⁵

據此，SM 這個符號是很容易被曲解的，真實的 SM 原本就帶有「交互歡愉」的意味，那僅是一種性愛的模式。而就《家畜人鴉俘》的故事情節來說，它建構

23 參見 薩德侯爵 (Marquis de Sade) 著，王之光 譯：《索多瑪 120 天》，(臺北市，商周出版，2004 年)，參閱年譜，頁 567~575。

24 參見 薩德侯爵 (Marquis de Sade) 著，王之光 譯：《索多瑪 120 天》，(臺北市，商周出版，2004 年)，封底文字。

25 整理自 成英姝，〈導讀—究極虐待調教之愛情哀歌 最華麗 SM 帝國暴行史〉，沼正三 著，黃瑾瑜 譯：《家畜人鴉俘 二》，(臺北：新雨，2005 年)。

的是一個歡愉的烏托邦世界，本質上是符合 SM 所強調的「歡愉」部分，而單就薩德侯爵的名作《索多瑪 120 天》來檢視 SM 所強調「歡愉」的觀點，明顯是不足夠的，因為在《索多瑪 120 天》中所呈現的皆是「虐」大於「愉」之場景；但其情色書寫之角度與層次，會產製出各式各樣與「性慾」相關的文本，經由文本之間的互文性，而產製出更大的文本，形成一個「情色書寫」與「性」(Sexuality)的「文化迴路」關係；而「畜人世界」即在此「迴路」中，與現實世界接軌，進而形成人格型變的其中一環節，薩德侯爵的實例便是最好的證明。

參考資料

(一) 專書

- 1.薩德侯爵 (Marquis de Sade) 著，王之光 譯：《索多瑪 120 天》，(臺北市，商周出版，城邦文化發行，2004 年)
- 2.沼正三 著，陳苑瑜 譯：《家畜人鴉俘 一》(臺北：新雨，2005 年)
- 3.沼正三 著，黃瑾瑜 譯：《家畜人鴉俘 二》(臺北：新雨，2005 年)
- 4.DeWight R. Middleton 著，趙文琦 譯：《異國情色大不同—性愛人類學》(臺北市：書林，2005 年)
- 5.Ernst Cassirer 著，甘陽 譯：《人論/人類文化哲學導引》(臺北市：桂冠，1990 年)
- 6.Peter Brooker 著，王志弘、李根芳 譯：《文化理論詞彙》(臺北：巨流，2003 年)
- 7.John Storey 著，李根芳、周素鳳 譯：《文化理論與通俗文化導論》(臺北：巨流，2003 年)
- 8.Chris Barker 著，羅世宏 等譯：《文化研究：理論與實踐》(臺北市：五南，2004 年)
- 9.Ziauddin Sardar 著，Borin Van Loon 繪畫，陳貽寶 譯：《文化研究》(臺北縣新店市：立緒文化，民 87 年)
- 10.Jeff Lewis 著，邱誌勇、許夢芸 譯：《文化研究的基礎》(臺北縣永和市：韋伯文化國際，2006 年)
- 11.Chris Barker 著，許夢芸 譯：《文化研究智典》(臺北縣永和市：韋伯文化國際，2007 年)
- 12.Philip Smith 著，林宗德 譯：《文化理論的面貌》(臺北縣永和市：韋伯文化國際，2004 年)
- 13.Julian Robinson 著，薛綯 譯：《美學地圖》(臺北市：臺灣商務，1999 年)

(二) 網際網路資料

- 1.國立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性政治，愉虐戀：<http://intermargins.net/repression/>
- 2.維基百科全書：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E%B0%E4%BB%A3%E4%BA%BA>